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二

書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十二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勾踐揖怨螳之臂  
士為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於人心施諸功臣  
焉有不格共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寃天下  
之與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有報効之心  
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  
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  
不能臣推恩於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

雪為之昭雪是非真反為非真反則亞保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明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畀之息數親降黼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使人知為子孫之利則為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典彝官其諸孫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於飛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德壽中與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於四子斃於非命自乎既往追之來者乃至於斯人之言

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為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錄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修短逆亮南寇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仰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體國明飛不反公議攸歸息札不加想當未愜於鈞重建言宸極在乎謦欬之間使優孟不至笑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其鯁生晚進不知政体念先子薦飛為將伯父參其其軍府今日之事不忍不為一言願飛已止何有遊說徒為國家惜此舉措不厭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

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冤而取衆怒  
不若不為之為愈也行府信能終始茲事史策當不  
負人人之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茲舉也況今行營  
將士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為善惟鈞慈濶  
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沔鄂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  
左深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  
敢越次上干容掌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  
蒙眷遇之禮優出倫輩敢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苟

有知而不言寔為負息于下故敢輒尽底蘊仰觸鈞  
嚴某昨饋輸信陽自黃陂而北地形平易寔所脩覩  
德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藩籬古之三閔漫不復守  
作落漕舟數百沙磧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適足  
濟師資寇早來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  
寇來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為可勝以待之如作落東  
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數程某自孝感而  
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黃既無師衆而德安單弱  
如此使三閔屯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蚤圖之竊恐  
無以豫脩不測萬以虜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

之相持別軍取件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  
則武昌夏口為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成侯之來  
為區處否至于黃州一路去歲申稟已詳更乞鈞慈  
俯賜照察干冒僭越不勝戰栗兢  
其竊聞行府早晚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寇日  
急區區之見以為此行就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  
守德安東防武昌以須成侯之來然後鈞旆西引有  
如輜車遂發萬一德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  
師恐失事机愚瞽獻言敢乞恕其狂妄

與汪參政明遠書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攻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  
以無敵於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  
可立未有四者並弃苟安朝夕以待敵待之自斃而  
事能克濟以終得至於中原者中國以來是為極弊  
昔先大夫右史嘗為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  
矩不素定安危付之一決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為朝  
廷危之也近歲用兵弊則弥甚國之兵力况加怯於  
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為寒心喪氣  
廢寢食而憂之也為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蓋難言  
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東西

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師宣慰非相公則侍從之臣也戰守之具可謂略奉不幸事出慮表再募之內列錡東獎吳璘西蹶淮蜀為中流之臂今幾失所恃矣荆襄之地獨賴都督叅政相公威德昭著鎮撫六師隱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計可謂獲有所托豈惟生民之福實宗廟社稷無彊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若可言者浮光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未設胡騎萬郡飜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虜乘西師之勝而耀兵淮泗窮中原之力而徑薄江湖批亢擣虛驚南備北我師奔命之不給而四顧矍然亦有可

憂之勢矣事至而慮、將無及、今先事數月不若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戰豫為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將送命於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得失固未易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困之某寒賤晚生初無片善之可取伏蒙鈞慈眷遇超邁等倫方當辭遣庸敢効人之碌、以孤息寇于黃扉之下願敢輒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於中者仰為某官陳之如蒙恕其狂愚不賜誅絕庶幾千慮之一得幸聽而熟思設為宏規以澤天下則凡覆燾之內均服茲賜豈

惟某一人獨被幘幪而已思報恩德不知言之淺深  
伏惟鈞慈財察大幸

與汪參明遠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  
歎然迄今四閱矣依仁印德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位  
下人凡鄉也竊食樊楚得托鈞庇伏蒙寵遇推許之  
意良厚殊非庶幾之所敢覲比息此報何日忘之昨  
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即欲僭具函牘詢  
問典居而家貧乏人百冗交至故區區之志有所未  
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察之也邇辰不審鈞用

復何似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盛衰動靜之間必  
與數會此不可時俗道而可以消息觀也大人與君  
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而固非所恤某官鄉秉鈞  
軸視師襄漢當逆亮南牧之際蕭劉二寇跳梁邊鄙  
當時諸道自宿望擁重兵者奔逃遁竄之不暇某官  
設笑而却之如吳拱之奔襄陽自非力障顏靡則上  
游之地豈復有如今日又如交故之後人情安於故  
習某官力主大義屯田襄郢寔為無窮之利大音寡  
和宜衆人之不識也宿豫之事與夫出處之節蘄陽  
拜侍某官固已言之洞識已先世所無有豈咕口

語可謂輕重君子不可因以非道公論行即自明仰  
惟深造道真處之當裕如也某自歸鄉閉帷人事日  
接塵至可壓而無在官役之念始覺此身之為已  
有亦懶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靜乍然自適乃人情之  
常何足為某官道然辱眷素至竊敢及爾敢乞鈞照  
某窘於寒飢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某  
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別陳賀悃有如車  
騎未發尚當取道丹丘奉之誠併圖百稟次

與汪參政論邊事

薄聞虜以重兵戍許昌遣將攻皇甫侗軍無儲粟

援兵理不可緩觀虜揭榜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奸  
謀詭計似別有指政當靜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  
得不以為虞光黃屯兵不多尚當益脩不識麾下諸  
將常有及是言者否此等進見尤不厭數如蒙賜之  
坐席接以溫言使人自謂已親可以收其死力仰  
惟寬慈謙厚於此端不待言某遠遠匪遙所見不敢  
不盡

與汪參政明遠

去冬趨造鈞屏伏蒙謙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為過分  
重以燕犒勤辱下情不勝愧荷私自為一介晚生初



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願遇如此遇久不  
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矣好善  
之心誘掖後進雖管削之賤樂就成之無所捐弃世  
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貴自驕已為盛美况能下  
下而又假之顏色寔為曠世希濶之事力振顏風知  
有人矣如某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為當今之士得  
所以歸為喜也恂、請違又復半年雖引領門墻慙  
如飢渴而滯留錢水者再月稽延武進者歷時附便  
無從而記室之問遂闕如也恂情之責固無所逃徒  
以雅辱賤知不責小人之礼有以自恕想必蒙洞察

之也即日中夏炎、共惟浩養琳宮天人交相鈞候  
動止萬福某區、之迹仰託鈞庇竊自夏初旋里即  
欲走介詞問興居偶家室暴病頗危愆延遂爾雖然  
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之下也武林諸  
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憤、所可慮  
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謀士夫務快其私以權相  
軋邊庭備禦因茲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稱其實  
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矯俗  
而已施之於時未見其益虜情大略可見願皆以愚  
懦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師

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槩見如罷屯田一事率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幾盡朝士亦知其謬他獨事之細者又如議弃襄鄧退軍鄂渚三尺童子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橫雖少直辭取怒然其議賴此而格况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某官既去之思不殊召伯在江漢之間也某鄉在臨安雖不敢求見當路間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常為某官詢訪異時飛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言者以公於前揆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於已故率意而騁采之輿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罔以非

道理有必然者何足計哉何足計哉某輒不自量顧惟受知門下苟有愚見不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想不無時造屏著者竊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布大者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其所欲某官守道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謗生舛望理所宜然顛蒙之心以為不若一切不見之為善也况為大臣方釋事權平地風波易成橫議纖細之際不得不防是非却掃杜門謝絕郡縣小礼則小人利口何自塞之某蒙被春憐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某官廉節素高曾何足為盛德累在某出入門下聞之不敢不稟

鄉非蕪容廣納雖其亦不敢言也伏惟鈞慈是監是  
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其官至誠達道簡在二  
宮名冊之願想像朝暮此士夫點首引領而須者恭  
侍尚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為吾道斯民珍重

與汪甸守明遠

竊聞北戎講解議定成可以寬目下之急在國家亦  
一幸事雖然虜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  
平居無事鮮能推矣讓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  
之慮則必逡巡退縮諉其素所難者與人切惟社稷  
重臣在江外者其聲名畏著固無加於鈞望異時委

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祏之幸在還國東格天之業由  
中及外蓋有不待言脫有事如前慮則今幕府部郡  
地盡江表循江以北皆其障蔽如地形之險易羅落  
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不豫察者  
惟幄之論想已素定投機合變會當決勝於廟堂疏  
遠之誠然犹有不能自己者妄陳僭說敢惟不賜厭  
斥而采察之凡今之究虜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  
事偷為一切之計充飢畫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惟  
力之所不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  
蘊上之正君治國內清朝廷下之澤物人民奠安華

夏是皆道學餘事當次第而行之近時淺俗之夫類  
皆見不及遠方邊隅無事則趨時鄉背歌頌升平一  
遇兵興則又高談克復其說信美然寔非今所宜至  
如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鼉錯何承天之所建  
白似可施之於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不可曉者  
自治之說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禮官失探討政府  
未能裁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衆  
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惟大度容之

與汪樞使明遠

某頃自丹丘拜狀之後跼伏里閭問便無從弗復奉

記籤典中間當以姪子松牒江東寓書以行已而得  
試上庠遂不果進旋聞袞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為旅  
賀盈門要非有補故不欲隨衆人之後况小官待次  
誼當自縮輒以姓名閔達相府似非舉措用是蹟絕  
主記媿負何言微末誠無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馳  
切于秉雅蒙度外包容不必以此為過比者伏蒙超  
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睿眷方渥願欲倚為社稷之  
鎮優詔裁抑士論休之咸謂數十年來茲事罕見詎  
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舉也某雅曾出入  
庭祀伏蒙賤罷隆至詠歎喜躍易論哉然而區區之

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於衆者欲遂緘然則思異受知之厚苟為有益鈞聽不當以嫌過于自屏絕故效悃悞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之所為非小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掩覆恕其狂易伏自某官趨拜歸詔始以十事要說九重雖古大人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夫引領日進台席之正乃聞尚綰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明謨堂陛密勿萬微必有至覲至深非天下可得而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陰受其賜人情不能知感造化曾何取於文成房杜之門哉竊惟自更官制以來右

府不置大使間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躡為之蓋前者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在某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為留處彌見從容然思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為明良之會與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焉雖無攻名之心於所不可則當以礼為重雖古明聖寧易是乎日者獻替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舉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間牢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介在某官固優為之不然日又一日勲庸未著善人失望易成詆訾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為不益於人即今日以觀方  
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拜堂下之說少加軫念所  
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頽靡之俗士夫以言為  
戒受人虛已居顯位者尤窳難之某非以舊沐大恩  
未嘗以言得罪仰知其官色括之量安敢及此率然  
披露心曲不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廓果能鑒其  
狂簡也邪未見顏色厲切熏心賤賸常儀徒為塵瀆  
不敢以此干泊伏乞鈞照未期待見伏乞若時體道  
懋毓太和以為社稷無疆之休佇調中鼎慰此黎庶  
不脩

與汪樞使明遠

梅林蒸潤共惟浩養琳宮優游里第天實相之鈞候  
動止萬福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机難進之風高視  
前古仰惟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矣雖以  
建功立事而聞人名士昧於幾微怵此空名失其所  
守用招戾餽之累者其亦衆矣就有對掌大鈞之臣  
睿眷方寵中鼎虛席而能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  
風采成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雖雅不知我公為人  
於此無不心服稱歎是可賀也雖然君實去矣如蒼  
生何踈遠狂生所以為時而喟也伏自鈞旆分正別

都之後某以貧甚不能專介詞問起居、嘗於便中  
一拜稟目行者中道輒返持以見還及聞宥密之歸  
某以寒微不欲通方相府且謂旅賀無益不復上牋  
後以淹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論某不敢自顧形  
迹竊嘗奏記仰贊見幾之作迄不知浮湛未審果曾  
干鈞聰否意者某官進退之節上通神明天方錫予  
善人故非帽、寒人可得而與微蹤歸若疏外愧負  
多矣惟有奉、之誠未嘗一日人不在屏著之下也  
慈遐察不以深見罪乎永嘉時有山東人歸言北方  
瓶倉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凶命且營戰艦疏漕溝

閱步兵教強弩雖未必誠如是然以人情料之無久  
和之理何者前時尊事胡虜蓋以驕子奉之今所欲  
必隨要以信誓彼尚寒盟首事不以為難今雖屈意  
如前間罅多矣大酋沈鷲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  
必以我為厭於多事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  
彼之事集他時大舉不為造端觀其篡殺之謀亦足  
以見其謀慮之深也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匱今年  
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事尚可過此奈何某官之去  
闕庭德望弥洽哀繡旌返斯人蓋翹企而俟嘗論平  
居少事從古難於用矣恐懼之求進寘若諸懷者其

必然之理矣如不得已甲兵糧食猶可隨急取辦所  
深慮者無才之用耳世以居閑當事比之棋奕動民  
於靜故謂當局者迷項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知  
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闕然勲業般名隨輒掃  
地某官碩德重望為世尊仰謝事高舉安得契然於  
世縱公兼忘天下天下將即公矣均逸居間無非暇  
日是可益懋經綸之業称量人物茲也其時無求脩  
於一人此周之所以收八士之用近來責人太脩掄  
材不審位寘乖迕故不聞有適用之才某以為從古  
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無一長絕利一源則雖

聾瞽之人視听犹十位之益以驅羊而使堯舜曾不  
若一小童韓滉掌監鐵時有故人子上見滉命之飲  
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搖未嘗旁晚而語  
使曲門禁危坐府門而卒吏無敢擅出入者用人如  
此世寧有弃物邪今誠矣傑英錄它日隨才之用將  
無適而不宜古之良鑒所以收治之効者以其蓄藥  
良脩且知所以為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蓋如  
牛溲馬勃皆素有之雞蘇稀苓有時而帝事之闡用  
乃見其窘然則藥籠中物儲蓄可不素邪相公称素  
觀人近同衡鏡而某又言之者寔有望於勉之吐握



之勤惟幾常以自廣二聖親行如此公豈久外者邪  
宰相取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進矣退不肖下攘外  
侮以澤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旁觀者見事常審某  
何敢自謂之知起為蒼生直庶幾於大人君子而已  
伏惟鈞慈少加軫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有言狂僭  
似教大匠之斲不敏之責亦惟寬而察之某歸自武  
昌及今正三歲矣雖窮居間閉曾無官守之責得以  
修理舊序良有樂處然而姪皆已及冠食指猥多伏  
臘不供久無祿食之助而金華官次尚兩年餘為吾  
有殊、若可累然思世蔭即不我逮蓋未能無妻子

之畜以斯自處亦聊可以安貧雅辱賤憐故敢道其  
蹤蹟未期承望几烏伏乞為時為道保合太和願俟  
袞衣之歸慰天下望

與汪樞使明遠

拜違履舄忽三見春引領崇墉如隔霄漢迴心瞻跂  
朝夕以通之伏自分正別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  
上通後承牢讓机衡又憑叔祖侍郎便行拜狀旋間  
琳宮得請復因洪丞相聳許教授僕附問起居既邈  
不知浮湛府第逾遠家貧不辨遣力有同自絕恩門  
略其迹而察其心或庶幾乎雅量之兼容也即日炎

夏鬱蒸共惟弭節維藩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切  
以宛陵古之重鎮於今輔郡之雄比朝重臣然徃均  
逸茲地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替相弥綸之才誰  
踰公者剖符尚爾豈聖時未治意邪衮衣之歸想不  
遠伊迨也某輒有淺近之說敢薦几格之前嘗謂於  
民為親莫如守令：戢卑賤制不由己為民夏屋惟  
守能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  
其為守郡一也撫字之暇寧當有二事於迨來貴人  
守藩移於崇高之習養重絕物比之有之平易近民  
所未之見責以吐握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

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物接則於利病何所聞之  
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為姦發政動多過舉人情赴愬  
無所則怨謗之所生使人不以君子之道期之豈惟  
處己之過名社之寄寧不負所託邪樞相出視六師  
內顯樞轄待人接物尚乃溫々其恭以此偃藩謙尊  
可想而見卷々之望猶願常以周公自廣戒於諸公  
之作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間於其間矣  
比年理財諸公設為奉上之說侵漁至於竭澤郡縣  
習以相高至民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上理財之意  
為國深計可為憂之所賴名臣力安澆俗嘗論下苟

信服財且不勞而辨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  
即裒歛以充谿壑之用亦何庸窮盡哉某前拜番陽  
稟目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人才涵漬所聞不知  
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人情疲於金穀  
之問則於其它執不暇講樞相名德兼重夷夏聳服  
揆之事勢寧久外邪在藻籠維幾多所采納以待適  
時之用力邦家之基其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  
誠好善某亦何敢怵怵但至于此是邦

與樞使明遠

春間便中伏蒙荅賜鈞翰如侍函席忻如之何然惟

丹丘請遣忽復六歲引領墻仞有同川流不折而未  
嘗不在東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  
不猛和而不流今吏之良已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  
譽者尤為希有孰知政所自出蓋非衆人擬議所到  
大矣居之固裕如尔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為有望焉  
甚幸：、即日秋中鄉涼共惟黃閣燕清宜民豈第  
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樗散之質曾無毫髮所  
長固已絕意改官夢魂亦所不到蒙恩名對冒榮京  
秩願惟學術淺陋而於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  
悟天聰祇增媿惕寔王樞公明之存其為睠憐推挽

之賜有所自來矣中心銘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趨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金華之任遂自富春捨舟問道餘杭寄家庭陵以就親戚辭不見聽勉此來叨竊覲顏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闕可填又須數年之待幸脫選調言之如無厭足久貧失祿亦茫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精力盡於作賒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夙蒙愛怜敢訴胷臆其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一時之選也天下重任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辨王樞雖

有大志朝中號為得君以某觀之未必然也王能奮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頗及邊防脩禦羣吠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為無意於戰某嘗謂以中原為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為便可復者不明乎今之執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孑然孤立人生未相傾信而能勲業成就古未之有国力如是其能濟乎某雖嘗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樞相宿主道洽能為天下發一言乎某比者竊聞力請真祠喜於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說也衮衣不歸而久居輔郡雖未害於君子之度不若以義命為斷使天下有覩焉

仰之道德之存心故敢贊以決也道途之說舊相似  
憂去者殆將有奪情之命惟今中鼎虛位負物望者  
無踰樞相乃睠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後請必恐  
涉於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  
財擇云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劄子

淮西與周侍郎書

某去歲之秋趨名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待  
即初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強  
相投弑延譽於諸公間留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  
之清峻某日被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用洎  
假節之行凡所以為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啟  
途後之非惟室家日被存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  
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如以此交情之厚殆

未之覩某小醜何足當盛意耶自媿亡庸曾乏一言  
之助慙焉內顧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還伏願回  
教之後嘗三附至拜狀皆不克闕聽覽兒姪以都不  
知台旆所往盡留之於家某雖有承問之不克免及  
知所寄也旋聞去國兒輩遂不及送聞之惘：且蒙  
不以怠慢責之伏承出處之道綽：有裕其視近時  
名流尤更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為賀雖然晉  
公去矣如蒼生何碌：踈賤甚恨不得以追逐衆君  
子後塵然亦不敢輕躁動歸心即數月之後遂當求  
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所便淺中狹量詎且久在

都輦獨行踽：復何聊賴但苦無人借助有請之為  
難耳齊安合肥賑糶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餘雖萬  
計皆客食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復不欲強  
收之壽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免括取  
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予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  
患而亦不可謂擾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  
意以為如何某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覈實二麥  
禾稻略無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稅籍考之文具之事  
雖有所不免然在誕謾之喙誠有不可罔者此外別  
無可着手處只得爾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季夏上

澣或可東返恐欲知此端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  
恩媿於期望多矣傳聞旌車已歸廬陵甲第故因景  
望便郵伸問啟處庶幾必達不暇郵浮湛也令弟光  
膺台節伏惟歡慶其未被斥汰尚可求侍郎輦尉懌  
之至台春上下伏惟均受繁衍

與張左司書拭

即日秋氣澄肅伏惟徜徉問閉台候神相萬福某先  
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於先正忠猷致位從班辛  
已歲某備縣鄂陵伏遇元戎即鎮金陵得迎拜於蘆  
州江步時已昏暮伏蒙略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溫

言慰藉詳問存沒區區感戴鑒寐不忘伏自忠獻薨  
背某僻在海濱都失奔問徒切慙然比年待次毗陵  
日聞左司以道學為諸儒唱嘉猷悟主幾振吾道非  
獨為先世私喜實為善類公慶某方辭審察之召雖  
恨不得摳衣几席而友用陳君奉輩仰荷予進獲聞  
至正大中之論所幸已多且蒙不察其愚乃欲力相  
汲引某自顧觸籓之久懼涉于恠又貪承教去夏遂  
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  
宜春行次茗水亟與林擇之秀才疾走吳興郡下至  
則鷁舫已西到都乃知謀過義興枉道臨訪差池至

此弥更惘然合并之難一至於此然而千里明月奚  
遠近之拘耶其自去秋中脩教京輩雖與伯恭子元  
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  
當路是後勿敢復見至前忽蒙假節淮西念：徑行  
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饒流移既已賑之無及而淮北  
歸正無非守將之欺小人党與強盛不敢願身三以  
實聞僅能寘之於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俊民  
收流移之未業者為官莊以處之齊安二十二區合  
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其餘土  
人招為客戶無慮數千人情不欲聞官所籍止三千

五百戶主惠至渥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  
知其累所甚為朝廷歎者荒田蕪於包占經理害於  
無謀歸節之際不敢一毫隱也聖恩過厚戕秩皆蒙  
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進退方谷偶吳興闕守驟  
蒙中旨之授用踰其分誠劇畏悚而在一身出處私  
計雖自為謀不過如此然而近圻名郡千瘡百痛甚  
非綿薄之所宜居况又蹤跡見目於人危如秋葉吹  
竽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敢不  
勉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易必耶念未參識宜當道  
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輒盡底蘊庶



幾有以祭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謂非在己無  
惡無必於人用能觀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驕口無  
益於事祇招謗訾適以害道矣要當深思密用退藏  
是乃待時之計鄙見如此不識有取於斯乎辱以聲  
氣相求無惜鞭其不逮至懇至祝某復有少稟先正  
幕府所繪被邊形勢頗得表裡之要輒欲就乞傳本  
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眷上下均受如山  
之祉淵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某去就之誼未知  
當作何處且欲為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警其過萬  
乞疏示承晤邈未有日敢祝加餐進業行以大學光

明於時

與朱編修書熹

某永嘉之世先子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某少失  
怙恃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於婚宦家學  
淪替掃地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弓冶之將墜痛策  
駕鈍料理書業雖夙夜兢一惟憂間斷其如天資凡  
下易為廢閑狂奴故態每投間而作自治不給乃  
與事物應酬方寸勃蹊動輒傷事士夫喜以自聽謂  
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耳思得有道取正俵  
然未知所之竊聞講道甌閩作成善類鄒魯之教西

洛之學彷彿尚猶見之正始之風何意復聞於此喜  
幸喜幸所恨一官覲繫願摳衣而求教未能也飢渴  
之况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之書起於無因  
而至念執士夫之後盍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  
歲月不吾與也鄉人鄭詔景望某所畏者林擇之學  
於門下嘗與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某過景望因復交  
於擇之弟擴之見訪吳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  
求教幾自絕爾在礼士不介不見茲某庶幾為者琢  
磨之賜繼今方有望焉某不自詭交之淺敢有謾聞  
之獻伏審明揚昭代屢賜弓招引義牢辭不忍屑就

此固足以廉頑敦薄誠近世所無有區々之見竊有  
所矧仲尼出處周旋某謂盡可師法他人過與不及  
以為賢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之道也居身過厚  
高目斯人不一援手拔毛此邈世絕俗之士意非執  
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於醫國者為能再生之聖  
人於魯定衛靈未嘗不切々於遇納約自牖要非一  
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於秦漢之後  
也某守身不固已失足於時矣通記之初乃效鄙夫  
之見取予皆未必是尚須察而聽之必不可為徐去  
非晚伏幸念存湖學權輿於胡安老本朝人物之盛

由來造端於此今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某假守無術日夕疲於期會困於鞭督雖戴星出入曾救過之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也未知何以處此准幾不屑教誨或能勉從事尚有補耳何當覲見一洗我心伏祈進德惟時頤養蒙正以斯道光明於世

又與朱編修書

即日新春尚凜伏惟養蒙鄙里自天佑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仰德之高聞風之說於今蓋有年矣以無因而前無介而見有所不取去秋林擴之見過具道其兄擇之不以某之庸不肖亟以姓名誤聽且蒙誘掖

之意以故忘其愚且鄙也輒冒首以尺書仰蒙大度納汙不見誅絕教翰寵荅慰籍痊卷自顧何人奚以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誨諭諄々仰見嚴於出處之際某滔々昧進固不足以知此然而仁人蒿目其將如蒼生何將毋有莘之耕必待禮而應也某意無可無不可不犹愈於甚耶想惟不拔之潛決不以狂言動愚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丐一思之勿以人廢言也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如高旨甚可惜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為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曆所取則今學規與夫作院制器之法政府焚於延

火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者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  
館與伸道義勝深德誠明四齋為安定舊名餘不可  
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  
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尚存泮池之旁犹有樂齋之  
目門人之盛後皆鏡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  
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軼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  
無傳可為傷歎為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耶然  
與用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惧罪斥詎能如所欲哉  
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較之近歲高明  
自得之學其効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

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  
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  
說耶昧者盡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於  
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  
有立於世是皆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時窺  
其緒餘耳成人成已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  
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  
道中庸滯於一方要為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  
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於政  
在方冊人存乃舉礼仪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

待辨而章矣民之秉夷向也明於西洛今為泯舍  
門下其誰取正傾困自歎廢幾擊而發之母惜鑪錘  
痛加橐籥尚祈階以有立免為小人之歸此區之所  
望於下執者萬乞哀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錄范淳夫  
集謾備藏史輕瀆互媿程易胡易郡有模板不敢獻  
所厭飲林擇之書

荅尤溪石宰書

某僑寓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  
學悉臨下之有本根承望之未階願無因而進前不  
敢造次修記林擴之見訪遠勤先賜教畢承搆謙之

過厚蒙期待之非宜退省其私洒然汗背某不省嗣  
先人之遺業奪於急祿舊學委地雖日勉加淬厲如  
頑鈍何若新安朱文張南軒呂博士之矣皆無待而  
興者某且不敢望其涯涘迺以諸公望之責之共還  
漁溪西洛之風何可當也左右以聲為律擬人必於  
其倫某豈不自知猥欲寘諸鑪炭之上荷春雖厚然  
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溪雖遠得矣者父母之致仕  
興矣一方幸甚將命亡狀曾無毫髮之補叨冒重  
沓遽有雲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  
國朝人物所起惟故館在未知教養之道殊無術以

興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為荷方今善類牢落  
之甚如執事尚淹遠邑其不幸失足知曠敗是虞耳  
何當承悟寫此願懷別紙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礼不  
敢遵也

答沈縣尉書煥

道周之別轉首更年緇染京塵日蔽蒸塞思挹清風  
一浣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耶比者於交遊間  
倂聞學力甚進議論日新駸駸焉純亦不已之風覺  
我形穢甚矣健美何當覲面以釋羣疑某自去  
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

已疎至日後使淮堦至則冬杪力才短淺不能推廣  
主恩况已後時流亡漸定過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  
舊齋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處以  
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二萬米六  
千斛二郡仰賑糶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傭客徠  
招餘三千五百戶前此轉徙襄漢與復其田里者不  
知幾萬家也所以立祇此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  
再被超躡之寵氣不及定剖竹吳興受之不辭可無  
慙色茲蒙警教之辱尤益醜顏願淮甸時有所發擿  
者所論薦往、任心而奉惟功罪之所宜不知其與

貴要背馳憤排之甚歸對之際切慕詩人詢謀諏度  
之古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縱論及於蔽欺為此大怒  
適當一番遷改之後獨行復々方擬求補外於二三  
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 主上不察遽以輔郡處之  
得之如昇仙然其暇他顧諄々之諭極荷愛予此事  
景孟固嘗言之妄意今日 朝家不可謂弱正患衆  
人蓄縮賢者自處之高以故狂妄之徒得為欺誕國  
勢日以微削須得天下共維持之觀於孔氏不復贖  
人之譏以為不當形迹之累是雖入於自怨猶幸君  
子識之吳興浩穰然實空置其可不都問鄉互有綿

薄處此自知手足之露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某  
喜讀書深不好米監細故為郡則當反是不得不勉  
雖日強加鞭策如不進何湖學經始於胡翼之先生  
今惟齋館在尔 本朝人物權輿之地文獻無足考  
者年來法家之學却有師傅士大夫之家知習此爾  
狂瀾既倒未知所以回之更須日月圖之不可則已  
儼未罪斥尚望為我籌之不徒惠此一方所閔端不  
細也

答定遠于宰書做

某向者僞過延陵竄迹農畝士之賢者都不克見比

來假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數雖識見  
愚暗不足以知當世士然求長人之吏有以獲于上  
下如左右者曾未之得自至封略得左右之治於民  
得左右之才於郡意謂非苟爾也方將退而察之旋  
返借途伏蒙采聽之過示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  
正熟復降歎不能已已泊安承教條盡條理到合肥  
郡以語方帥幕屬同敬交譽如此一人乃知天下未  
嘗無才亦不在遠竭宿田里失親炙於數年之前為  
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蕪短既不足以仰  
當期望念一竟決奚寫我心以左右之力之矣見諸

小試已有滔一不窮之勢加之好學不倦不耻下問  
其且將北面乃欲有資於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俄  
而可効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偉無非由此出者才  
者時乎出入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焉非基礎之具  
也心之精微不能宣之於口纖謀寸楮將何自而陳  
之某匪曰能矣每思益友良朋誠不多過辱許之以  
交好覲共由斯道爾請違逾半月矣嚮用何如置中  
祇被劄誨承示圖經石刻珍荷某已分遣人督促諸  
郡只待文書之集便謀歸計儻逃罪戾天申節後遂  
到濡須不過季夏東矣方賒而命修報徒有依一



答陳同父書亮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於景望四三哥之舍於  
四三哥王樞使聞宿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  
聆罄歎之音為歎及趨名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  
二其一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於學則聞二陳之  
名籍甚京師旋沐從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  
下之無虛士諺非虛語私以得與從游為喜已辱開  
懷傾寫臨途要無可道然則別不及而寧無惘惘被  
教敬審即日冬序正寒溫待有相尊候萬福學官秋  
試遂遺矣者士夫不能無恨得失有命時運故應然

耶鄉使無面才則何以為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之  
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何同父之失較之君舉正則  
亦復何愧冲天驚人之軒奮豈有遲速間哉体用之  
誨脩認高者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敏而罷夫道之  
之不可邇未邇以体用論見之時措体用款若可識  
卒之何者為体何者為用即以彼善彼法為体用之  
別體用固如是耶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  
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  
之內昧者離器於道以為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  
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

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礼義威儀待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日三省其吾曹安可以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請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不觀當世本而錯之於事者無非小知謾聞之累未可認以為寔弟於事物之上習於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已久會當知之洪範無党無偏大學不能其正真萬

病之鍼石獨無意於斯乎某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葬議甚遽近過伯恭不遇尚須續誌銘某豈敢竟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其媿為多矣安齊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舉以為君爽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某碌々素餐強顏而處於朝家亡毫髮補未能決去為愧同父望以世道譬如覓金於窰者何不  
知我之深耶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  
賒差可及物素欲何為哉不足為人言之恐欲知其  
何所向爾

荅石應之書宗昭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大學之道但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為大學者夫其養心之地流於異教不過寂歸之空開物成務之功宜無望於矣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於人耶反而求之莫若存其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平其謂忿懼恐懼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何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非能洗濯其心蕩除舊習滌去小智之鑿全吾天之聰明塵垢隨生猶未艾也孝

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况小者乎况庶物乎帝典以聰明文思稱堯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為得之第能用忠不分則精義入神矣其學雖不足以知此嘗聞諸君子矣素絲何告願無以人廢言也

與喻即中樞二

去歲抵城闈兩侍席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奉音誨教宴獲我心而忿、拜違益深快罔旋歸村落不敢以無益之記塵溷主書妄意當然非敢漫也斗山之印三秋何足多邪其有愚見聽敢瀆聞故丞相安邑

先生忠獻趙公前輩冠冕扶危定傾勲在王室不幸  
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之禁彷彿焚書告訐之風  
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泯沒殆亡傳焉近鄉人陳傳良  
秀才識其孫於新昌訪以遺書得公自為墓誌獨書  
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劉東嘉夙掌著作時述名  
臣傳求公一事一無所得愾憤之極附几而詔為名  
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簞而錄之尚  
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於今後人指擿先賢必  
有任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文及徐侍郎胡  
侍郎汪尚書四人實為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文

及徐侍郎者自丞相公去國先大夫與時宰廷爭得  
疾下世士夫爭逐時好挂冠而去惟郎中文一人忠  
獻之薨無敢會其葬者郡吏承望風指至用私釀建  
捕忠獻家人即中奮不顧身不遠千里臨哭其墓時  
宰為問以寔告之於忠獻公可以為無愧矣竊惟伊  
尹之事非臯單莫能訓問禮周室舍伯陽父將安之  
忠獻出處之詳誤而述焉附見諸公之事繼沃丁之  
作接柱史之告其惟郎中文洎徐侍郎乎有如尊年  
倦於簡削汪尚書老於文學其聳也又嘗為忠獻公  
所知足可與共成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張睢陽段

太尉初無雅故尚為傳益其傳上逸事于史官古人之於前矣惧其埋沒乃尔忠獻於即中丈知己其何辭乎其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尚幾一二老成存神故寔

其為訓益來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為如何云云

鄭景元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但字君舉必有

任其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喻

即中汪尚書胡侍郎四人尚無恙即中疏矣汪胡

在一時為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

夫與侍郎丈俱為忠獻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浙侍

即不旋踵又去先大夫為忠獻稟目字侍郎曰稚

山去矣其其可句因與時宰廷爭得疾還舍遂弃

諸孤思之痛心不忍復道竊惟伊尹云倦於簡削

知府固大手筆足可口授書之云其於侍郎為通

家子外舅孫帥亦與侍郎父子厚善其皆曾參拜

然不敢率然冒貢函書惧無因而至前重得罪於

門下因見為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

人還祇領報章辭情悃復忠厚之意形於外言感服

歆歎書不得宣其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刑之訓於

老成人見之矣甚幸甚幸稟目見賜非所以蒙簡牘

章程抑損皆過將由事父之執未至謙尊所以督教之也反復榮翰愧汗亡極即日首夏云某昨者不揣度竊不自知其後進大惧忠猷公風節端準天地隱而未見後生何述伏見即中丈人與先大夫一時諸公俱為忠猷知重知公之事為悉自先子歿忠猷諸公相次淪謝即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喪斯道欲以載述之事託付於即中乎以故竊敢薦言所願及時有所記錄伏蒙賜報忠猷家禍皆得而未詳者茲乃脩見首末讀之涕下天不相道一何至於此極邪條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猷諸公為不泯矣意者即中有

所譏述未欲顯行於時某竊謂不然書之流傳嘗苦不廣孔氏兼藏屋壁孫盛播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尚多亡佚况密而不出邪要在傳信闕起使聞見之所及者有所及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紀之過則儼子何卹哉萬幾以身任之母復多讓勿輕付人之戒蓋謹之也雖台意為甚豈某小子何足為輕重乎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時故老各記所聞諸公施為必多遺闕矧惟事有本末難可厚誣司馬謗書何損李武李衛公操縱中人之術寔自牛李之党書之某以謂雖非其人未足為害名志世不

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益足以見其賢前事  
之非何足靳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為如何何當  
振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因爾友用  
見過乃吾人之常傳言過當至於上達聰聞吁可怪  
也真茲冒息寵游蒙命召寔資誨飭揄揚之素知愧  
知感願惟學術淺陋前既止補受爵不讓迄今慊焉  
人不知賢頭顱可見而後貪榮舍義所不敢也已告  
廟告堂辭之期於得請乃己未錄云

與喻郎中

間者遣力入都附拜函請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留

俟寂不聞問又兩月矣念欲扁舟圖侍玉几庶款名  
詎求厭飲所未聞屬以臥病弥月方且力辭旌命而  
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願遇嫌涉瓜李未果如  
願悵快殊劇沈上舍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擇文至忠  
猷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文之不喪繫丈人是賴生  
能一其用類歿乃紀其德業雖忠猷去國不能盡公  
之用端不自知人之鑒矣承許博詢廣記備言以其  
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為盡善金陵猜間似  
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猷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士多  
不謂然雖忠猷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閩之際

先大夫知其必隙嘗諷忠猷不果從也又正人不能  
得之秦氏豈非天邪某曩在閩嶠聞忠猷之南以嫌  
雖不入城當時党禁未嚴泉又福之支二郡公交情  
於此加厚乃今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頗聞侑  
意學問未之識也汪尚書補外吾道為有光矣然善  
人繼去將如蒼生何其本以興化薦名如聞相期大  
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故辭之似今不當復行幾得情  
乃已爾竢聞報罷當謀趨侍矣即日云

沈應先有開書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

其惡何容盡信諄々之諭何敢當也某所行天下閱  
士多矣好善薦信道深求如吾應先者曾未之見然  
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為已安能為  
人某之自為若何其何以承盛意然聞責善朋友之  
道於此不當有隱又不知野芹遼水不見笑於大方  
之家乎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徃  
徃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於物狂狷異  
俗要非中庸先生大經遂皆指為無用滔々皆是未  
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為一  
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而



化乃謂可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於誠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於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蓋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於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于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貳過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於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爾未明道揆通於法守之務要終不為無用洒埽進退雖為威儀之一

古人以謂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冊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辨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言讀書百偏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之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於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不可與人廢言也事非筆舌可道而言之不無羅縷遐不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為屯人道也喻文書承寄示甚感遂能不廢葛菟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前事類

以有傳非小補也鄉聞彼知舊簡有方輿記望為經  
營一借如不可則己之君舉見告藏室中有越絕書  
未之見曩得其一二事未詳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  
之師友之目鄉來朋友間嘗有見被者其知非是則  
亦已矣相知不在相奉真人於鑪炭之上非以愛之  
也毋以驚世駭俗嗣晉尚爾敬當回納勿訝某比以  
甯陽薦名雖辭不得命令不可復去矣尚遲報罷專  
圖一見既欲所言

與趙漕書

某聞一言之道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

以身納於言而默其所難言在人為言無所苟而  
已矧茲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儒  
當道宣化以風俗言之者無罪而又救其災若其  
居令之職以身納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廢其所當言  
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疾苦不得一聞於上而求息  
肩於下是亦何假於令為之令者不亦名教之罪人  
乎斯某所以不切自量而敢言於執事者湖右瘡痍  
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戶非流移轉徙則兵荒  
盜賊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財之聚  
旱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令失職而行者踵相接於

途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茲邑所罕見  
比年戍兵屢勤蹂踐弗堪重以大台戰船作屯營於  
二千里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茲不少休  
息而又鼠偷侵寇生發不時居草莽間無聊生者民  
羸若此為邑奈何礼法政刑所不暇及某鬼瑣之質  
於民事本非所長方此致官敢不自盡而當凋弊窘  
急之次束於簡書撫字之心廢為殘暴禮德之道遷  
為苛虐民夫依賴失依告訖茲幸自天恭惟某官執  
事以憂民之心副裕民之寄施不忍人之政克博愛  
之仁弭節之初究求民瘼歸仁美德諒人皆有之告

病以民恐未有陳於執事之前者雖執事之矣下車  
伊始民之困弊何自得焉可以言而不言某惧不自  
逃於咎不敢自默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為  
民生慮葉其彫瘵使之休息固執事愛人之實非有  
待於猥吏之言至于自快其私取容於上攘人之大  
利以給公家之小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是  
近時淺大丈夫之所為事在某非敢為亦不敢煩執  
事者之慮瞽言冒進惟執事幸察其心

與王彥恭經略趙

某頃者試令武昌伏承持節湖右名位遼絕勢相萬

也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雅庭參一見即蒙札異教詔警策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趨事之日雖淺一邑之庇居多既而台施行部荆南遂遷淮甸道出境上某適微恙弗克請違乃辱台翰撫存告以方葉未幾浙西旋旆獲於東坡江步一瞻台表忿一訣去深用耿一繼於鄂陵知後吏處領所賜教墨道左罕便既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居之問不一通于記史顏之厚負一何言自惟賦此性迂疎拙於援上詔怒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夫豈無之其間亦有同舟遇風權相成濟利涉之後執合相

忘獨於門牆初無絲毫之補在官則幘幪夏屋既去則恩意綢繆非徒此也又以無似之迹為延譽於士夫間其非強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於某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於古之人或可一二教矣愚陋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聞媢媿正寔繁有徒自分無以逾人虛名適足為參兼恐上負知人之鑒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為人道哉既沐愛憐敢布以請昨承開府番禺倚眷方渥旋抗章高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機杼無所蹈襲其言直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衆人固不識也東坡待見嘗聞

君子餘論以為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羸為君子  
小人謬為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  
我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  
骯髒藩垣使節其能不為生計稱股肱耳目之寄如  
台座者不知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况不祗此  
何時也而猶待祠于外得非明鏡寃於醜婦抑厲揭  
淺深之計固當然邪岳下雅多英雋之遊今無改舊  
俗否衡鏡平皎所得當日富也某里居待次經涉四  
年雖家徒四壁日憂糊口之不繼而單貧侍事得以  
料理書學無當官筭楚患亦足以為樂然性質凡下

既無簡書之畏而在躁之態投閑復作无一身之累  
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決曹雖自省於縣而人命所繫  
惧非智慮所及矧時有難易制不在已每一念此如  
負芒刺益知湛州縣令亦良難台座政為吏師雅辱  
憐眷有可見教願與聞之某雖下材不敢不勉自同  
衆人敬以幅書通記伏幸台察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